



白氏長慶集卷之六十
論重考科目人狀

今年吏部應送科目及平判人所
試文書等

右臣等奉中書門下牒稱奉進旨令臣等
重考定聞奏者臣等竊有所見不敢不奏
伏以今年吏部科第不置考官唯遣尚書
侍郎二人考試吏部事至繁劇考送固難
精詳所送文書未免瑕病臣等若若考覆
退者必多韓皐累朝舊臣伏料陛下不能
以小事故責臣等又以朝廷所設科目雖
限文字其間收採兼取人材今吏部只送
十人數且非廣其更重黜落亦恐事體
不弘以臣所見兼請不考已得者不妨
俸不得者所勝無多貴收人材務存大體
伏乞以臣等此狀宣付宰臣重賜裁量伏

聽進旨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重考定科

目官將仕郎守尚書司門員外郎

臣白居易等狀奏
重考定科目官將仕郎守尚書祠部
員外郎上讓軍臣李虞仲

舉人自代狀
中書省朝議郎權知尚書兵部郎中騎

都尉楊嗣復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文武常
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
官有辯政之學有體要之文上可以掌王
言學可以待顧問各實相副輩流所推選
備侍臣參知制命酌其宜稱誠合在先臣
既諳詳輒舉自代謹具聞薦伏聽勅旨
長慶元年正月四日新授朝議郎尚書

主客郎中知制誥臣白居易狀奏
論重試進士事宜狀

右臣等伏料自欲重試進士已來論奏者
甚衆伏計煩黷聖聽之外必以為或親或
故同為黨庇臣今非不知此但以避嫌事
小隱情責深所以冒犯天威不敢不奏伏
希聖鑒試詳臣言伏以陛下慮今年及第
進士之中子弟得者僥倖平人落者受屈
故今重試重考此乃至公至平凡是平人
孰不慶幸况臣等才識淺劣謬蒙選充考
官自受命已來夙夜惶懼實憂愚昧不副
天心敢不盡力竭誠苦考得失其間瑕病
纖毫不容猶期再三知臣懇盡然臣等別
有愚見上裨聖聰反覆思量輒敢密奏伏
准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則
思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

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
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雖
詩賦之間皆有瑕病在與奪之際或可矜
量倘陛下垂仁察之心降特達之命明示
瑕病以表無私特全身名以存大體如此
則進士等知非而愧耻其父兄等感激而
戴恩至於有司敢不懲革臣等皆蒙寵擢
又忝職司實願禪補聖明敢不罄立肝膽
謹具奏聞伏待聖裁謹奏

長慶元年四月十日重考試進士官朝
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制誥臣
白居易等奏

重試進士官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
上輕車都尉臣王廷

讓絹狀

恩賜田布與臣人畢絹五百匹

右田布以臣宣諭進旨敬命荷恩遂與臣
前件絹臣不敢受尋以奏陳昨日中使第
五文岑就宅奉宣令臣受取者臣已當時
進狀陳謝訖感戴聖恩昨日不敢不謝酌
量事理今日不敢不言臣家素貧非不要
物但以昨者陛下遣臣宣諭田布不同常
例田布今日之事不同諸家何者未報父
讎未雪國耻凡人有物猶合助之况取其
財有所不忍又昨除田布魏博節度利中
誠云一飯之飽必均於七卒一毫之費必
用於戈矛今以五百匹絹與臣若便受
則是違制命不副天心臣又以凡節將
之臣發軍討叛大費雖資於公小給用亦
籍其家財今陛下欲使田布誓心報讎
捐軀殺賊伏料宣諭慰問使者道盜相望
若奉使之入悉須得物臣恐鎮州賊徒未

殄田布財產已空欲救將來乞從臣始此
則求田布物者必息而田布感聖渥倍深
責其成功必有可望臣食國家之厚祿居
陛下清宮每俸錢尚慙尸素無名之貨豈
合苟求伏願天鑒照臨知臣不是飾讓臣
又非不知如此小事不合塵黷尊嚴心實
不安不敢不奏其前件絹臣尋已却還田
布伏乞聖慈許臣不取仍望宣示田布令
知聖恩謹錄奏聞伏待進旨

都

官負外郎史館修撰獨孤朗可富
州刺史起居舍人温造可朗州刺

史司勳員外郎李肇可澧州刺史
刑部員外郎王鎰可郢州刺史

右今日宰相送詞頭左降前件官如前令
臣撰詞者臣伏以李景儉因飲酒醉詆忤

宰相既從遠貶已深文其同飲四人又
一例左降臣有所見不敢不陳伏以兩省
史館皆是近署聚飲致醉理亦非且然皆
貶官却恐太重况獨孤朗與李景儉等皆
是僚友旦夕往來飯一飲蓋是常事景
儉散之後忽然發自猶下覺何况他
人以此矜量情亦可恕臣又見貞元之末
時政嚴急人家不敢歡宴朝士不敢過從
衆心無憐以爲天下不可自陛下臨御及此
年聖慈寬和天下欣戴臣恐此詔或下衆
情不免驚憂兼恐朝廷官寮從此不敢聚
會四方諸遠不事由奔走流傳事體非
便伏惟宸鑒更賜裁量免至貶官各令罰
奉感恩知失亦足戒懲臣不揆愚懇輒敢
塵黷豈不懼罪豈不惜身但緣進不因人
出於聖念自忠州刺史累遷中書舍人已

涉二年無裨浦夙夜慙惕實不自安前
後制勅之間若非甚不可者恐煩聖聽多
不脩論今者所見若又不奏是圖省事有
負皇恩伏希天慈以此詳察知臣所奏不
是俱然其獨孤朗等四人出官詞頭臣已
封訖未敢撰進伏待聖旨

論行營狀
一請專委李光顏東面討逐委裴度

四面境招諭事

右臣等伏見自幽鎮有事已來詔太原魏
博澤潞易定滄州等五道節度各領全軍
又徵諸道兵馬計七八十萬四面圍繞已
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已失深
州甚危者豈不以兵數太多反難為用節
將太眾則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
以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先封

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
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今李光顏既除陳
許節度盡領本軍伏請抽諸道勁兵通前
約與三四萬人從東速開進弓高糧路合
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無翼合勢令裴
度領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
釁而動若乘虛得使即令同力剪除若戰
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欵如此則鎮州來攻
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求及誅夷自生
變改光顏久諳戰陣素有威名裴度為大
忠勇果決加以明懸賞罰使其憂責在身
事勢驅之自湏死戰若比向前模樣用命
百倍相懸破賊責功無出於此况太原興
王之地天下勁兵今既得人足當一面以
此計度無如二人

請抽棟魏博澤潞易定滄州四道

兵馬分付光顏事

右伏請詔光顏於前件四道揀選馬步精銳者每軍各取三四千人並領光顏專統一則籍其兵力討襲鎮州二乃每軍抽人不為不用其餘放去理亦無妨况令守疆亦足展効或聞澤潞魏博兵馬同討淮西之時素諳光顏勤恤將士必樂為用可望成功今光顏得到下博後即陳許先有八千人昨又發三千人光顏又領鳳翔馬軍一千三百人加以徐泗鄭滑河陽等軍悉皆勁銳堪用况兼魏博等四道所抽兵馬約有三四萬人盡付光顏足以成事其襄陽陝府東都汝州等道兵馬仍委光顏揀擇可否若不堪用不如放還豈唯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陣今既只留東西二帥請名置都監一人諸道兵馬將軍伏請一時

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

請勒魏博等四道兵馬却守本界

事

右伏以朝廷本用田布之意以弘正遇害令報父讎望其感激衆心先立功効今預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或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為用况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貳拾柒萬貫今天下百計求取不足充其數月衣糧告且依前將何供給則不如使退守本境自供給衣糧省費之問利害明矣其澤潞易定等縣經接戰勝負畧均且昭義全軍收臨城一縣不待則其兵力亦可知矣滄州新經敗挫叔良又乏將謀勢不支住必無可望今請魏博等四道各歸本界嚴守封疆如此

則不獨減無用之兵亦可以省有限之費
就中魏博尤要退軍虛費資糧最可痛惜
右伏以行營最切者豈不以國用將竭軍
費不充更至春夏已來實恐計無所出今
若兩道共留六萬其餘退食本道衣糧則
每月所費僅減其半一月之用可給兩月
唯供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
責其死戰敢不盡心臣以為當今至切無
過於此

一請因朱克融授節後速討王庭湊

右克融庭湊同惡相濟物情事理所在不
疑今朝廷特赦克融新授節鉞縱終助援
必恐遲疑當逗留克融之時是經營庭湊
之日遲則心固久則計成三數月間須有

次第延引入夏轉難用兵今正是時上
可失以臣等所見謹具如前伏以行營今
日事宜真可謂急危極矣其間變故遠不
可知但恐如今救已遲晚若猶可及無出
於斯何者苟兵數不抽冗費不減食既不
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伏料陛
下覽臣此狀必有二疑一者以臣等悉是
儒生不諳兵事縱知誠懇的未信行臣亦
以此自疑久未敢奏今既事切不敢不言
若攻戰機宜非臣所習而軍國利害雖愚
亦知沉察羣情兼聽衆議與臣此奏所見
多同伏望不以臣等儒生輕而不取也二
者伏恐行營事勢奏報不真皆云賊徒計
日合破又陛下以制置既難於改移前
事若得其宜即合旅有成績至今既無次
第安得不務改圖古人云收之桑榆事猶

未晚若因循且過肺實恐軍用不濟更須
過憂敢不盡吐肝成三以至困極今天下諸
百計誅求日引月加以至困極今天下諸
色錢內每貫已抽成三以至困極今天下諸
並已增加水陸關津四方多請率稅不許
即用度交關盡許則人心無慘自古安危
皆係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不重難
改移忽於大計也臣等又憂深州以圍救
兵下至弓高新陷糧道未通下博諸軍致
於窮地光顏兵少欲入無由外即救援不
來內即餓糧罄竭各求生路難向死明無
可柰何忽然奔散即聖心雖悔其可及乎
其鑒不遙在貞元中韓全義五樓之敗是
也伏望陛下許臣此狀思臣此言若以為
然速賜裁斷臣等受恩日夕憂國情深志
在懇切言無方便伏望聖鑒俯察愚衷無

任感激悃疑之至謹同詣延英門進狀以
聞伏聽勅旨謹奏

長慶二年五月五日朝散大夫守中書
舍人上柱國臣白居易狀奏

論姚文秀打殺妻狀

據刑部及大理寺所斷律非因鬪爭無

事而殺者名為故殺今姚文秀有事而殺

者則非故殺據大理司直崔元式所執律

律相爭為鬪相擊為毆交鬪致死姚文秀

殺今阿王被打狼籍以致於死姚文秀檢

驗身上無損傷則不得名為相擊阿王
當夜已死又何以為相爭既非鬪爭又
蓄怨即殺是故殺者右按律疏云不因
鬪無事而殺名為故殺此言事者謂爭鬪
之事非該他事今大理刑部所執以姚文
秀怒妻有過即不是無事既是有事因而

引毆死則非故殺者此則唯用無事兩字不
事殺人也如此可乎且了即曰我有事而殺非故殺
也如此可乎且了即曰我有事而殺非故殺
人者足明事謂爭鬪之事非他事也又凡
言鬪殺死者謂事素非憎嫌偶相爭鬪一
毆無一擊不意而死如此則非故殺以其本
原無殺心今姚文秀怒妻頗深挾恨既久
毆打狼籍當夜便死察其情狀不是偶然
此非故殺孰為故殺若以先因爭罵不是
故殺一爭之後以物毆殺了即曰我因事而
爭非故殺也又如此可乎設使因爭理猶
不可况阿王已死無以辨明姚文秀自云
相爭有向馮據又大理寺所引劉士信及
駱全儒等毆殺人事承前寺斷不為故殺

怒與姚文秀事其間情狀不同假如略司
向妨誤斬便符作例未是為馮伏以獄貴
察情法須可父若崔元式所議不用大理
所執寺得行實恐被毆死者自此長冤故
殺人者從今得計謹同參酌件錄如前奉
勅姚文秀殺妻罪在十惡若從宥免是長
兇愚其律縱有互文在理終須果斷宜依
白居易狀委所在決重杖一頓處死

白氏長慶集卷之六十一
為宰相賀赦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書大赦天下者臣
 與百執事奉揚宣布與億兆眾蹈舞歡呼
 自天降和率土同慶臣等誠歡誠忭頓首
 上上伏惟皇帝陛下出宸御極建元發號
 大明升而六合曉一氣熏而萬物春肆眚
 措刑滌瑕蕩穢凡在圓首納於歡心矧又
 祗祀天地孝享宗廟蠲減租責策徵賢良
 褒德及先賞功延嗣敬賓養老念舊睦生
 人之積弊盡除有國之類綱必舉况陛下
 承二祀鴻業之重纂十一聖耿光之初
 始奉嚴禋新開寶曆天下之日專上然觀
 陛下之動天下之耳顯上然聽陛下之言
 斯則陛下出一言不終日必達於朝野舉
 一事不浹辰必聞於華夷當疲人求安思

理之秋是陛下敬始慎微之日苟行一善則可以動人聽而式歌舞况具衆美信足以感人心而致和平康哉可期天下幸甚臣等謬居重位幸屬鴻休慙竊股肱喜深骨髓歡欣悚躍倍萬常情無代鼓舞慶幸之至

為宰相請上尊號第二表

臣某等言今月二十四日臣等已陳表章請上尊號愚誠雖懇聖鑒未迴踳地蹈天不勝大願臣等誠惶誠恐頓首上臣聞大道者無求於物上尊而不辭至公者非欲其名上生而不讓上上故與天合德不辭故率土歸心斯所謂應乎天而順乎人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嗣興一德統牧萬方致時俗之和平納生靈於富壽金革已偃銷七十載之厲階玉燭方調啓一千年之

聖運天人合應書軌混同而鴻名未加盛典猶缺華夷失望史策無光此誠君上之謙然亦臣下之罪也今臣所以以上稽天意下酌人情再贖皇明重陳丹慊臣謹按書曰思作睿上作聖又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經曰明王以孝治天下凡此五者歷觀川辟雖其盛德莫能兼之伏以陛下自即大位及此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冀無仁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仁和一董獷驚盡化可不謂睿文乎削平天下震耀八荒北虜求婚以稟命西戎絕盟而納欵威靈四及奔走來賓可不謂神武乎陛下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富供養長樂道光化成推而置之可塞天地可不謂孝德乎故臣等敢冒死稽首上尊號曰睿文神武孝德伏惟陛下略擣謙之小節弘祖宗

之大猷惟十一聖在天豈忘繼其志以億兆人為子寧忍阻其心特迴宸衷俯受徽號在玄功不為王宰於盛德有所形容煥乎大哉垂裕無極此實天下之幸甚非獨臣之幸也臣等無任誠願懇禱之至

為宰相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授臣某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寵擢非次憂惶失圖踏地踖天不知所措臣某誠兢誠揚頓首上親臣聞上理陰陽下平法度外撫夷狄內親黎元使百官各修其職一物不失其所比宰相之任也臣有何功有伺才能越次超倫忽承此命下乖人望上紊朝經致寇速尤無甚於此臣謬因文學忝列班行先朝乏人擢居內職星霜屢改爵秩驟加未逾十年忽登相位名浮於實任過其才豈

唯覆餗是憂實累知人之鑒况陛下肇開曆數將致升平輔弼之臣尤宜慎擇臣粗知古今敢言本末樞衡要地初不得人則理化勞心終無成日此所以重陳手疏再瀝血誠乞迴此官別授能者臣若得請便不負恩情見於辭非敢飾讓皇天白日實鑒臣心無任懇欵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讓以聞

為宰相賀雨表

臣某言臣聞聖明在上刑政叶中則天地氣和風雨時若常聞其語今見其時臣某等誠歡誠躍頓首上上臣伏以陰陽氣數盈縮相隨去秋多霖今春少雨宿麥猶茂農功未妨陛下念物憂人先時成事靡神不舉有感必通故雲出于山月離于畢初洒塵以霖霖漸破塊而霽霽圃園田疇無

不霑足雨之所致臣知其由自上而來雖
因天降從中而得實與心期發於若厲之
誠散作如膏之澤九在率土孰不懽心臣
等位忝鈞衡職垂燮理仰陰陽而增懼顧
霖雨而懷慙無任競揚之至

為宰相賀殺賊表

臣某等言伏承某道逆賊某乙某月某日
已被某殺戮訖皇靈震耀兇孽集焉率土
普天歡呼鼓舞臣等誠喜誠忭頃者天討
臣聞亂臣賊子阻兵干紀者明則有天討
幽則有鬼誅遲速之間罔不殲殄伏惟文
武孝德皇帝陛下君臨八表子育羣生合
天覆地載之德順春生秋殺之令宿寇遺
孽闔然銷亡四海九州廓然清晏逆賊某
乙一介賤隸兩河叛人苞藏禍心竊弄凶
器戕害主帥虔劉善良幕驚昇魚俞活

剋鎮木之餘枿瘞疽之遺種斧斨欲加而
先折鍼石未攻而自潰不有弔伐孰知德
威不有妖氛孰知神筭則天下之心有以
知順存逆亡其猶影響者也臣伏以某乙
既以斬首其在車則何保身若不乞降即
生變輔之或在車則相依皮既存毛將
安附况我乘破竹彼繼覆車止戈之期翹
足怵可待無任喜慶躍之至

賀雲生不見日蝕表

臣某等言臣聞堯湯之逢水旱陰陽定數
也宋景之感熒惑天人相應也蓋天地大
統不能無災皇王至誠可以銷慝嘗聞此
說今偶其時臣等誠欣誠幸頃者陛下舉
見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虧者陛下舉
舊章下明詔避正殿降常服禮行於已朔
禱于天上且不違物寧無應况正陽月朔

亭午時中和氣司流密雲布護蒙然暫蔽
赫矣復明并翳朝隣但驚若烟之涌曜靈
晝掩不見也如月之初所謂誠至於中而感
通於上者也臣等敢不再陳事理重考徵
祥三光忌盈必有時蝕萬物莫覩與無災
同慶生交感之間喜泱照臨之內雖卿雲
五色瑞景再中除沴致祥曾何足比百羣
伏賀萬人仰觀事彰天鑒孔明道配日新
其德臣等幸遭昌運謬荷殊私皆乏濟時
之才同居待罪之地日月薄蝕自慙燮理
無功山川出雲實賴聖明有感上賀忻戴
倍萬常情無任忭躍竦踴之至

為崔相陳情表

臣植言臣有情事久未敢言今輒陳露伏
增戰灼臣亡父某官亡妣某氏是臣本生
亡伯某官某贈某官臣今承後建中初德

命皇帝念臣亡伯位高金後以猶子之義
上荷君命求繼絕之宗中奪私恩逐阻劬
勞之報歲月曠久情禮莫申自去年已來
累有慶澤凡在朝列再蒙追榮或有陳乞
皆許迴授况臣猥富寵擢謬陟台階爵祿
之榮實百踰於同輩顯揚之命獨未及於
先人歛泣茹悲哀慙兩極臣今請以在身
官秩并前後合叙勳封特乞聖慈迴充追
贈儻允所請無幸於斯則臣烏鳥之心猶
再生而展養犬馬之力誓万死以酬恩躋
地仰天不勝感咽披陳誠懇煩黷宸嚴無
任惶懼激切之至謹奉表陳露以聞

忠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勅
旨授臣忠州刺史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

州當日無地臣誠喜誠懼頓首上上臣性
惶隕越無地臣誠喜誠懼頓首上上臣性
本疎愚識惟編俠早蒙採錄擢在翰林僅
歷五年每知塵忝竟無一事上答聖明及
移秩宮寮卑冗疎賤不能周慎自取悔尤
猶蒙聖慈曲賜容貸尚加祿食出佐潯陽
一志憂惶四年循省晝夜飲食未嘗敢安
負霜枯葵雖思向日委風黃葉敢望霑春
豈意天慈忽加詔命持從佐郡寵授專城
喜極魂驚感深泣下方今淮蔡底定兩河
又寧臣得為昇平之人遭遇已極况居符
竹之寄榮幸實多誓當負刺慎身履水厲
節下安凋瘵上副憂勤未死之間期展微
效竭身地遠仰首天高螻蟻之誠伏希憐
察無任感激懇欵彷徨之至謹遣某官某
乙奏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上

首謹言

賀平淄青表

臣某言伏見二月二十二日制書逆賊李
師道已就梟戮者皇靈有截睿筭無遺妖
氛廓清遐邇慶幸臣某誠歡誠喜頓首上
上臣廓清遐邇慶幸臣某誠歡誠喜頓首上
禍心暴露逆節罪盈惡稔衆叛親離未勞
師徒自取擒戮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
文經天地武定華夷凡是猖狂無不誅剪
兩河清晏四海會同昇平之風實自此始
臣名叅共理職忝分憂抃舞歡呼倍萬常
品守官有限不獲稱慶闕庭無任慶快踊
躍之至謹具奏聞謹奏

賀上尊號後大赦天下表

臣某言伏奉七月十三日制書大赦天下
跪捧宣布蹈舞歡呼自天降休率土同慶

謝臣聞玄功盛德非鴻各不能形容物厲
人疵非皇澤不能滌蕩自非上聖莫能兼
之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
下纂承大業子育羣生信及豚魚威殲梟
鏡削平寰海混一車書億兆一心願崇大
號從人欲而依膺盛禮賜時和而廣洽皇
恩蠲減賦租收拔淹滯命黜陟而別能否
開諫議而策賢良宿弊必除舊章咸舉帝
王能事盡集於今凡在生靈孰不幸甚臣
謬當委擢職在頒條抃躍之誠倍萬常品
限以守官不獲稱慶闕庭無任慶抃之至
杭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去七月十四日蒙恩除授杭州刺
史屬汴路未通取襄漢路赴任水陸七千
餘里晝夜奔馳今月一日到本州當日上
任訖上分憂寄內省庸虛仰天戴恩跼地

失次臣某謝臣謬因文學忝廁班行自先
朝黜官已來六年放棄逢陛下嗣位之後
數月徵還生歸帝京寵在郎署不踰年擢
知制誥未周歲正授舍人出泥登霄從骨
生肉唯有一死擬將報恩旋屬方隅不寧
朝廷多事當陛下肝食宵衣之日是微臣
輸肝寫膽之時雖進獻愚衷或期有補而
退思事理多不合宜臣猶自知况在天鑒
忝非土木如履冰泉合當鼎鑊之誅尚忝
藩宣之寄才小官重恩深責輕欲蒼生成
未知死所唯當風興夕惕焦思苦心恭守
詔條勤卹人庶下蘇凋瘵上副憂勤萬分
之恩莫酬一二仰天舉首望闕馳心葵藿
之志徒傾螻蟻之誠難達無任感恩激切
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為宰相謝恩賜酒脯餅果等狀

右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等前件物等俯
僂受賜竦躍荷恩天恩來以分甘御羞降
而示惠臣等省躬知感因物言情寵過加
遽懼多尸素之責榮同置醴慙無麴蘖之
功徒瀝丹誠豈酬玄造
為宰相謝恩賜吐蕃信物銀器錦

綵等狀

右臣等材愧庸虛職叨輔弼遇天下削平
之日當西戎即叙之時遂使殊方致茲遠
物此皆率由玄化感慕皇風人臣既絕外
交問遺敢言己有今蒙重賜益荷聖慈况
來自外夷如德廣之所及降從中百仰恩
深而不勝感戴慙惶倍萬常品
為段相謝恩賜設及酒脯等狀
伏蒙聖慈特加寵錫珍羞出於內府旨酒
降於上尊捧戴歡榮不知所指臣久叨台

於口腹
為段相謝恩賜設及酒脯等狀

伏以出從內廐行及中途假飛龍之駿駒

代跛鼈之心以表為臣之節恩深易感情懇

難陳

為段相謝手詔及金刀狀

詔賜累加慙惶交集寵來天上動感人間
且金蘊其堅奉之而永貞王度刀宣其利
操之而遠耀天威豈唯佩作身榮實可藏
為家寶况臣望闕漸遠受恩轉多比堅而
報國有時効死而殺身無地
為宰相謝官表 為微之作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書授臣守本官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殊常之命非望之恩

出自古宸衷加於凡陋竦駭震越不知所爲
謙臣伏唯近例宰相上後合獻表陳諫臣
今所獻與衆不同伏唯聖慈特賜留聽臣
伏聞玄宗即位之初命姚元崇爲宰相元
崇欲救時弊獻事十條未得請問不立相
位玄宗明聖盡許行之遂致太平實由於
此陛下視今日天下何如開元天下微臣
自知才用亦遠不及元崇若又僂俛安懷
因循保立不惟恩德是負實亦軍國可憂
臣欲候坐對時便陳當今切事下救時弊
上酬君恩臣之誓心爲日久矣陛下許
則進不許則退進退之分斷之不疑敢於
事前先知此陳啓况臣才本庸淺遭遇盛明
天心自知不因人進擢居禁署訪以密謀
恩獎太深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愧
心然上黷宸聽合當死責豈意憐察曲賜
安全棲蟻之生得自茲日今越流輩授以
台衡拔於萬死之中致在九霄之上捫心
撫己審分量恩陛下猶不以衆人之心待
臣七豈敢以衆人之心事上皇天白日實
鑒臣心得獻前言雖死無恨無任感恩懇
款之至



白氏長慶集卷之六十一

策林序

元和初予罷校書郎與元微之將應制舉
退居於上都華陽觀閉戶累月揣摩當代
之事構成策目七十五門及微之首登科
予次焉凡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其餘
自以精力所致不能棄損次而集之分爲
四卷命曰策林云耳

一策頭 二道

臣伏見漢成帝以朱雲庭辱張禹令持下
殿雲攀檻上折成帝容之後嘗理檻帝命
勿易以旌直臣上每覽漢史至此未嘗不
三復而嘆息也豈不以臣不愛死雖鄰於
死而必諫乎君能納諫雖折其檻而必容
乎不然何雲之竭忠也如此而帝之見容
也又如此伏惟陛下以至誠化萬國以至



蘭雪堂書

明臨兆人故數年之間仍降詔旨四海之內累徵賢良思酌下言樂聞上失諭以旁求之意詢以無隱之辭是則陛下納諫之旨遠出於漢朝微臣獻言之罪不虞於折檻矣况清問之下條對之中苟言有可觀策有可取陛下必光揚其名氏優崇其爵秩與夫勿易折檻以旌直臣之意又相萬也賤臣得不易折檻以旌直臣之意又相萬旨乎殫思極慮以盡微臣獻言之道乎唯以直辭昧死上對

臣生也幸沐聖朝垂覆育之惠當陛下無忌諱之日斯則朝聞夕死足矣而况於充賦王庭者乎伏念庸虛謬膺詔選誠不足以明辨體用對揚德音欲率爾而言適足重小臣狂簡之過若默然而退又何副陛下虛求之心是以窺玉旒讀金策慙惶

僂俛不知所裁者又矣然以愚慮之中千或一得而往古之成敗耳或妄有所聞當今之得失日或妄有所見進不敢希旨退不敢隱情唯以直言昧死上對

二策項

二道

臣聞人無常心習以成性國無常俗教則移風故億兆之所趨在一人之所執是以恭默清淨之政立則復朴保和貴德賤財之令行則上讓下競恕已及物之誠著則蒼生可致於至理養老敬長之教洽則皇化可升於太等由是言之蓋人之在教若泥金之在於陶冶器之良窳由乎匠之巧拙化之善否係乎尹之作為伏惟陛下慎而思之勤而行之則太平之風大同之俗可從容而馴致矣

臣聞教無常興亦無常廢人無常理亦無

常亂蓋與廢理亂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
之作爲上教興廢之本君之舉措爲人理
一亂之源若一出善言則天下之人獲其福
一違善道則天下之人罹其殃若一肆其
心而事有以階於亂一念於德而邦有以
漸於興交應之間實猶影響今陛下以懋
建皇極爲先則太樸不得不復矣以緝熙庶
前訓爲本則太樸不得不復矣以緝熙庶
績爲念則五刑不得不措矣以祇奉宗廟
爲心則五教不得不敷矣而尚有未流未
措未復未敷之問此乃陛下勞謙之德太
過故不自見其益也求理之心太速故不
自見其功也臣何足以知之然臣聞有始
有卒者其僅聖人乎此言王者行道非始
之難終之實難也陛下又能終之則太平
之風大同之俗如指掌耳豈止化流樸復

刑措教敷而已哉

三策尾 三道

臣鄙人也生仁壽之代沐文明之化始以
進士舉及第又以拔萃選授官臣之名旣
獲貳成君之祿已受一命雖天地不求仁
於菊枸而猷滄思委潤於滄溟倦匕之誠
蓄之恩詳矣幸遇陛下發旁求之詔垂下濟
之恩詳延謨猷親覽條對逢不諱之日雖
許極言當無過之朝不知所述無禪清問
有負皇明仰冒宸嚴伏待罪戾謹對
臣幸逢昭代得列明庭慙無嘉言以充清
問輒聲狂瞽惟陛下擇之謹對
臣生聖代三十有五年蒙陛下子育之恩
覩陛下升平之化謬膺詔選充賦天庭安
足親承德音條對清問逢旁求之日雖許
直言當已理之朝將何極諫塵黷聖鑒俯

伏待罪謹對

四美謙讓揔策問中事連贊美之

臣聞王者之有天下也自謂之安非安也自謂

之危非危也何者蓋自謂理且危者則自戒

驕自滿雖安必危自謂亂且危者則自戒

德大業斯不遠矣伏惟陛下嗣建皇極司

牧蒼生夙興以憂人夕惕而脩己以今日

之理陛下視海內未以為安而又思酌下言樂

陛下視海內未以為安而又思酌下言樂

閣上失弊無不革利無不興今則嚴禋郊

廟猶謂敬之不至愛養黎庶猶謂惠之不

弘省罷進獻猶愛人之困窮蠲免逋租猶

慮農之勤匱搜揚俊乂猶畏賢之遺逸滌

蕩罪戾猶念獄之非辜底定兵戈猶懼其

未戢懷柔夷狄首恐其未賓大化參乎陰

陽猶慙之以寡德重光並乎日月猶讓之

以不明斯乃陛下勞謙之心合天運之不

息也勤卹之德合地道之無疆也如臣者

何所知焉何所述焉伏以聖聰貴聞庶議

苟有愚見敢不極諫

夫欲使人望塞衆心歸者無他焉在陛下

慎初之所致耳臣聞天子動則左史書而

言則右史書之言動不書非盛德也書之

不法後嗣何觀焉若王者言中倫動中度

則千里之外應之百代之後歌之况其邇

者乎若言非宜動非禮則千里之外違之

百代之後笑之况其邇者乎是以古之天

子口不敢戲言身不敢妄動上必三省言

必再思况陛下初嗣祖宗新臨兆庶臣伏

必再思况陛下初嗣祖宗新臨兆庶臣伏

必再思况陛下初嗣祖宗新臨兆庶臣伏

必再思况陛下初嗣祖宗新臨兆庶臣伏

必再思况陛下初嗣祖宗新臨兆庶臣伏

必再思况陛下初嗣祖宗新臨兆庶臣伏

必再思况陛下初嗣祖宗新臨兆庶臣伏

必再思况陛下初嗣祖宗新臨兆庶臣伏

必再思况陛下初嗣祖宗新臨兆庶臣伏

必再思况陛下初嗣祖宗新臨兆庶臣伏

見天下之目專上然以觀陛下之言也則陛下
下之耳顯上然以聽陛下之言也則陛下
出一言不終日而達於朝野動一事不決
辰而聞於華夷蓋是非之聲無翼而飛矣
損益之名無脛而走矣陛下得一言一動無所苟
伏惟觀於斯察於斯使一言一動無所苟
而已矣言動不苟則天下之望塞焉天下
之心歸焉

問先王之教必成化必至在敬其脩
成豈文之空垂將行之未至思臻其極佇
質所疑夫欲使政必成化必至者無他
焉在陛下敬始慎終之所致耳臣聞先王
之訓不徒言也先王之教不虛行也淺行
之則小理深行之則大和淺深小大之應
其猶影響矣然則天下至廣王化至大增

減損益難見其形是以政之損者雖不見
其日損必有時而亂也教之益者雖不見
其日益必有時而理也陛下知推其誠勤
其政慎其始敬其終日用而不知自臻其
極此先王終日所務者也終日所行者也
不可月會其教化之深淺歲計其風俗之
厚薄烏臣又聞易曰聖人克有終其道而
下之教待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言王
者之教待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言王
也陛下誠能以而終之王者之化待終而
化不至乎能以而終之王者之化待終而

問方今勤恤憂勞夙夜不怠而政教猶缺
懲勸未行何則上古之君無為而政教
嚴而肅教不勞而成功何施何為得至于
臣請以三五之道言之臣聞三皇之為

臧否定於中則俗之厚薄應於外也何以
驗覈伏請以周秦以降之事言之臣聞周
德寢衰君臣凌替蚕食瓜剖分爲戰國秦
氏得之以暴易亂曾未旋踵同歸覆亡炎
漢勃興奄有四海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
于文帝景帝始思理道躬行慈儉人用富
安禮讓自興刑罰不試升平之美鄰於成
康載在漢書陛下熟聞之矣降及魏晉迄
于梁隋喪亂弘多殆不足數我高祖始建
區夏未遑緝熙迨于太宗玄宗抱聖神文
武之姿用房杜姚宋之佐謀猷啓沃無怠
於心德澤施行不遺於物所以刑措而百
姓欣戴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遠無
不伏雖成康文景無以尚之載在國史陛
下熟知之矣然則周秦之亂極矣及文景
繼出而昌運隨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宗

嗣興而王道融焉若謂天地生成之德漸
衰家國君臣之道漸喪則當日甚一日代
甚一代不應衰而後盛澆而復和以不爾
者何乃清平朴素之風薄於周秦之交而
厚於文景之代耶順成和動之俗喪於梁
隋之際而獨興於貞觀開元之年耶由斯
言之不在時矣故魏徵有云若言人漸澆
訛不反質樸至今令應爲鬼魅寧可復得而
教化耶斯言至矣故太宗嘉之又按禮記
曰教化者人之寒暑也事者人之風雨也此
言萬民之從王化如百穀之委歲力也若
寒暑以時則禾黍登而救麥熟若風雨不
節即稂莠植而秕稗生故教化優深則廉
讓賜而仁義作刑政偷薄則詛僞起而姦
宄臻維百穀在地成之者天也雖萬人在
下化之者上也必欲以涼德弊政嚴令繁

刑而求仁義行姦宄息亦猶飄風暴雨愆
陽伏陰而望禾黍豐稂莠死其不可也亦
甚明矣故曰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
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斯則由上在
教之明驗也伏惟聖心無疑焉
在念而今思

問今欲感人心於和平致王化於樸厚何
思何念得至於斯乎臣聞政不念今則人
心不能交感道不思古則王化不能流行
將欲感人心於和平則念去煩擾之
惟陛下知人心安之至難也則念去煩擾之
吏愛人命之至重也則念黜苛酷之官恤
人力之易罷也則念省脩葺之勞憂人財
之易匱也則念減服御之費懼人之有餒
也則念薄麥禾之稅畏人之有寒也則念

輕布帛之征慮人之有愁苦也則念損嬪
媵之數故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交感矣感
之及感之則天下和平矣將欲致王化於
雍熙則在乎思古而已伏惟陛下仰義軒
之道也則思興利而除害仰唐虞之聖也
則思明目而達聰師夏禹之德也則思泣
辜而恤人法殷湯之仁也則思祝網而愛
物鑒漢之盛也則思罷露臺而海內流化
觀周之興也則思葬枯骨而天下歸心弘
貞觀之理也則思聞房杜之讜議以致升
平嗣開元之政也則思得姚宋之嘉謀而
臻富壽故思之又思之則王澤流行矣行
之又行之則天下雍熙矣
在恕已及物

夫欲使王澤旁流人心大感則在陛下恕
已及物而已夫恕已及物者無他以心度

心以身觀身推其此為以及天下者也故
已欲安則念人之重擾也已欲壽則念人
之嘉生也已欲逸則念人之憚勞也已欲
富則念人之惡貧也已欲温飽則念人之
凍餒也已欲聲色則念人之怨曠也陛下
念其重擾則煩暴之吏退矣念其嘉生則
苛虐之官黜矣念其憚勞則土木之役輕
矣念其惡貧則服御之費損矣念其凍餒
則布帛麥禾之稅輕矣念其怨曠則妓樂
嬪嬙之數省矣推而廣之念一知十蓋聖
人之道也始則恕己以及人終則念人而
及己故恕之又恕之則王澤不得不流矣
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不得不感矣澤流心
感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聞也

十一黃老術 在尚寬簡務清淨
則人儉朴俗和平

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
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
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
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淨之理
焉昔宓賤得之故不出閭而東海之政成
曹叅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
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淨之
所致耳故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富我無
欲而人自樸此四者皆黃老之要道也陛下
能體而行之則人儉朴而俗清和矣
俗 十二政化速成 由不變禮不易

夫欲使政化速成則在乎去煩擾弘簡易
而已臣請以齊魯之事明之臣聞伯禽之

理魯也變其禮革其俗三年而政成太公
之理齊也簡其禮從其俗五月而政成故
周公歎曰夫平易近人必歸之魯後代
其比面事齊矣此則煩簡遲速之効明矣
伏惟陛下鑒之

十三號令

令一則行推誠則化

問號令者所以齊其俗一其心故聖人專
之慎之然則號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其
故安在令既行而心猶未一者其夫安歸
欲使下令如風行而心猶未一者其夫安歸
知勸防之而人不踰將致於斯豈無其要
臣聞王者發施號令所以齊其俗一其
心齊俗則和心一則固人於是乎可任使
也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一人一心
萬人萬心若不以令一之則人上之心各
異矣於是積異以生疑積疑生以惑除亂

莫先乎令者也故聖王重之然則令者出
於一人加於百辟被于萬姓漸于四夷如
風行如雨施有往而無返也其在周易渙
汗之義言號令如汗渙然一出而不可復
也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既出而俗猶未齊
者由令不一也非獨朝出夕改晨行暮止
也蓋謹於始慢於終則不一也張於近弛
於遠則不一也急於賤寬於貴則不一也
行於疎廢於親則不一也且人之心猶不
可以不一而理况君之令其可二三而行
者乎然則令既一而天下之心猶未悅隨
者由上之不能行於已推於誠者也凡下
之從上也從口之言從上之所好也誠
從力之制從上之所為也蓋行諸已也誠
則化諸人也深若不推之於誠雖三令五
申而令不明矣苟不行之於已雖家至日

見而人信矣。聖王知其如此，故以禮日修，以法自理，慎其所好，重其所為。有諸已者，而後求諸人，責於下者，必先禁於上。是以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導之斯行，禁之斯止。使天下之心，願上然，唯望其令，聽其言而已。故言出則千里之外，應如響；令下則四海之內，行如風。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人者矣。又曰：下令如流水，發源蓋是，謂也。如此，則何慮乎海內之令不如身之使臂上之使指者哉？

十四辨興亡之由 由吾惡之積

問萬姓親怨之由，百王興亡之漸，將獨繫於人乎？抑亦係於吾乎？臣觀前代邦之興，由得人；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天地不能頓為寒暑，必漸於春秋。人君不能頓為興亡，必漸於善惡。善不積，不能勃焉而興；惡不積，不能忽焉而亡。善與惡始繫於君也，興與亡終係於人也。何則？君苟有善，人必知之上；又知之，是積焉。君苟有惡，人亦知之上；又知之，其心去之上。又去之，則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聖王知其然，故則天上不息之道，以脩己法地，下不動之德，以安人。修己者，慎於中，也。慄然如履春冰，安人者，敬其下也。慄乎若馭朽索，猶懼其未也。加以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上樂同於人，敬慎著於已。如是而不興者，反是而不亡者，自生人已來，未之有也。臣愚以為百王興亡之漸，在於此也。

於春秋人君不能頓為興亡必漸於善惡善不積不能勃焉而興惡不積不能忽焉而亡善與惡始繫於君也興與亡終係於人也何則君苟有善人必知之上又知之是積焉君苟有惡人亦知之上又知之其心去之上又去之則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聖王知其然故則天上不息之道以脩己法地下不動之德以安人修己者慎於中也慄然如履春冰安人者敬其下也慄乎若馭朽索猶懼其未也加以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上樂同於人敬慎著於已如是而不興者反是而不亡者自生人已來未之有也臣愚以為百王興亡之漸在於此也

十五忠敬質文損益

問忠敬質文百代循環之教也五帝何為
而不用三王何故而相承將時有同異耶
道有優劣耶又三代之際損益不同所祖
三才其義安在豈除舊布新務於相反相
異乎復扶衰救弊其道不得不然乎又國
家祖述五帝憲章三代質文忠敬大備于
今而尚人鮮朴而忠俗多利而巧欲救斯
弊其道如何
臣聞步驟殊時質文異制五帝以道化三
王以禮教道者無為也故無失無失故
無革是以唐虞相承無所改易也禮者有
作也則有弊也則有教故殷周相代
有所損益也損益之教本乎三才夏之教
尚忠也本於人之道以善教人忠之至也
故曰忠者人之教也忠之弊其民野救野

莫若敬故殷之教尚敬也本於地之道謙
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故曰敬者地之教
也敬之弊其人詭救詭莫若文故周之教
尚文也本於天之道垂文而人則之故曰
文者天之教也文之弊其人僂救僂莫若
忠然則三王之教之所祖不同者非欲自異而
相反也蓋扶衰救弊各隨其運也運苟有
異教亦不同雖忠與敬各係於時而質
文俱致於理標其教則殊制臻其極則同
歸亦猶水火之相形同根於冥化共濟於
人用也寒暑之相代同本於元氣共成於
歲功也三王之道亦如是焉我國家欽若
五帝憲章三代典謩不易之道祖述而大
用忠敬迭救之教具舉而兼行可謂文質
協和禮樂明備之代也然臣聞孔子曰殷
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損益始終若循環

然其繼周者百代可知也臣觀周之弊也
爵賞黷刑罰窮而秦反用刑名作因中絕
及漢雜以霸道德又下衰迨于魏晉以還
未有斷而救者是以周文之弊今有遺風
故人鮮朴而忠俗猶利而巧伏願陛下以
繼周為已任以行夏為利而巧伏願陛下以
文漸尚忠而救僊斟酌於教經緯其人使
瞻前而道繼三王顧後而光垂萬葉則盡
善之道大同之風不專於上古矣

十六議祥瑞

祥妖災

問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
孽斯豈國之興滅繫於天地之災祥歟將
物之妖瑞生於時政之昏明歟又天地有
常道災祥有常應此必然之理也何則桑
於帝辛豈吉凶或僭在人將休咎不常其
之妖反為福於太戊大鳥之慶竟成禍

道傲戒之徵安在改悔之效何明又祥必
偶聖妖必應昏何則明時不能為無災亂
代或聞其有瑞報施之道何繆濫哉
臣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
妖孽非孽生而後邦喪非祥出而後國興
蓋瑞不虛呈必應聖哲妖不自作必候淫
昏則昏聖為祥孽之根妖瑞為興亡之兆
矣文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人氣而生
然則道之休明德動輒坤而感者謂之瑞
政之昏亂腥聞上下而應者謂之妖瑞為
福先妖為禍始將興而廢實先啓焉然有
人君德未及於休明政不至於昏亂而天
文有異地物不常則為瑞為妖未可知也
或者天示儆戒之意以寤君心俾乎君脩
改悔之誠以答天鑒如此則轉亂為治變
災為祥自古有之可得而考也臣聞高宗

不聽飛雉于鼎宋景有罪熒惑守於心
及乎懋懿德以修身出善言而罪已則昇
耳之異自歿退舍之慶自臻天人相感可
謂明矣速矣且高宗三代之賢主也有一
德之違亦謫見于物未景列國之常主也
有一言之感亦冥應乎天則知上之鑒下
雖賢主也苟有過而必應故王者不懼妖之
主也苟有誠而必應故王者不懼妖之
滅而懼過之不悛不懼瑞之不至而懼誠
道者祥及成妖悟天鑒者灾亦為瑞必然而
已矣抑臣又聞王者之大瑞在乎天地
泰陰陽和風雨時寒暑節百穀熟萬人安
賦役輕服用儉兵革偃刑罰措賢者出下
肖者退聲教日被謳歌日興此之謂休徵
此之謂嘉瑞也王者之大妖在乎兩儀不

泰四氣不和風雷不時水旱不節五穀不
稔百騰不藏徃後煩征賦重干戈動刑獄
作君子隱小人見政令日缺怨讟日興此
之謂咎微此之謂妖孽也至若一星一辰
一瑞一雲一露之祥一鳥一獸之妖一草
一木之恠或偶生於氣象或偶得於陶鈞
信非休咎之徵興亡之兆也何則隱見出
處亦不于常明聖之朝不能無小災小沴
衰亂之代亦或有小瑞小祥固未足質帝
王之疑明天地之意耳王者但外思其政
內省其身自謂德之不修誠之不著雖有
區區之瑞不足嘉也自謂政之能立道不
能行雖有礫土之妖不足懼也臣竊謂妖
祥廢興之由實在於此故雖辭費不敢不
備而言之

十七興五福銷六極

問昔周著九疇之書漢述五行之志皆所以精究天人之際窮探政化之源然則五福之祥何從而作六極之沴何感而生將欲辨行可明本末又今人財耗費既貧且憂時沴流行或疾而夭思欲銷六極致五福豈可致於此

臣聞聖人興五福銷六極者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至哉中和之為德不動而感不勞而化以之守則仁以之用則神卷之可以理一身舒之可以濟萬物然則和者生於中也中者生於不偏也不邪也不過也不不及也若人君內非中勿思外非中勿動靜進退皆得其中故君得其中則人得其心所人得其所則和樂生焉是以君人之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萬物

之生和於是乎 三和之氣所合網緼積為壽蓄為富舒為康寧敷為攸好德益為考終命其羨者則融為甘露疑為慶雲垂為德星散為景風流為醴泉六氣叶乎時七曜順乎軌迨于巢穴羽毛之物皆煦嫗而自蕃草木鱗介之祥皆叢萃而繼出夫然者中和之致也若人君內非中是思外非中是動靜進退不得其中故告不得其中則人不得其所人不得其所則怨歎興焉是以君人之心不和則天地之氣不和天地之氣不和之氣交錯埋鬱代為凶短折攻為疾聚為憂損為貧結為惡耗為弱其羨者潛為伏陰淫為愆陽守為彗星發為暴風降為苦雨四序失其節三辰亂其行迨于襁褓卵胎之生皆夭闕而不遂木石華

生之性皆糅雜而畢呈夫然者不中不和
之氣所致也則夫人交感之際五福六極
之來豈不昭昭然哉臣伏見比者兵賦未
減人鮮無憂時診所加衆或有疾德宗皇
帝病人之病憂人之憂於是以廣利
之方悅之以中和之樂將使易憂為樂變
病為和惠化之恩莫斯甚也然臣竊聞
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絕其源伏惟陛
下欲紓人之憂先念憂之所自欲救人
病先思病之所自以絕之則人憂自弭也
知所由以去之則人病自瘳也然後申之
以救療之術則人易康寧鼓之以安樂之
音則人易和悅斯必應疾而化速利倍而
功兼六極待此而銷五福待此而作如此
可以陶三才繆濫之氣發為休祥歐一代
鄙天之人臻乎仁壽中和之化夫何遠哉

問枉常雨十八辨水旱之災明存救之術
感於天也又堯之水九年湯之旱七年此
言陰陽定數不由於人也若必繫於政則
盈虛之數徒言如不由於人也若必繫於
安用二義相戾其誰可從又問陰陽不測
水旱無常將欲均歲功於豐凶救人命於
凍餒凶歉之歲向方可以足其食災危之
日何計可以固其心將備不虞必有其要
歷代之術可以明徵焉
臣聞水旱之災有小有大七者由運小者
由人由人者由君上之失道其災可得而
移也由運者由陰陽之定數其災不可得
而遷也然則小大本末臣粗知之其小者
或兵戈不戢軍旅有強暴者或誅罰不中
刑獄有冤濫者或小人入用讒佞有得志

者或君子失位忠良有放棄者或男女臣妾有怨曠者或鰥寡孤獨有困死者或賦歛之法無度焉或土木之功不時焉於是乎憂傷之氣憤怨之誠積以傷和變而為疹古之君人者逢一災遇一異則收視反聽察其所由且思乎軍鎮之中無乃有縱暴者邪刑獄之中無乃有冤濫者邪擢寵之中無乃有不肖者邪放棄之中無乃有忠賢者邪窮人無乃有困死者邪賦入之法無乃有過厚者邪土木之功無乃有屢興者邪若有一於此則是政令之失而天地之譴也又洪範曰枉常雨若僭常暘若言不信不又亦水旱應之然則人君苟能改過塞違率德修政屬敬天之志虔罪己之心則雖踰月之霖經時之旱至誠所感不能為

災何則古人或牧一州或宰一縣有暴身致雨者有救火反風者有飛蝗去境者郡邑之長猶能感通况王者為萬乘之尊居兆人之上悔過可以動天地遷善可以感神明天地神明尚且不違而况於水旱風雨虫蝗者乎此臣所謂由人可後之災也其大者則唐堯九載之水殷湯七年之旱是也夫以堯之大聖湯之至仁于時德儉人和刑清兵偃上無狂僭之政下無怨嗟之聲而卒有浩上滔天之災炎上闌石之疹非若上之失道蓋陰陽之定數矣此臣所謂由運不可迂之災也然則聖人不能在乎遷災誰禦災也不能違時能輔時也將荒而人無菜色固之以恩信雖患難而人無離心諸蓄者聚於豐年散於歉歲恩信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者行於安日用於危時夫如此則雖陰陽
之變不可遷而水旱之災不能害故曰人
強勝天蓋謂是矣斯亦圖之在早備之在
先所謂思危於安防勞於逸若患至而方
備災成而後圖則雖聖人不能救矣抑臣
又聞古者聖王在上而下不凍餒者何哉
非家至日見衣之食之蓋能均節其衣食
之原也夫天之道無常故歲有豐必有凶
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縮聖王知其
必然於是作錢刀布帛之貨以時交易之
以時斂散之所以持豐濟凶用盈補縮則
衣食之費穀帛之生調而均之不啻足矣
蓋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常
平者可謂不涸之食不竭之府也故豐稔
之歲則貴糶而以利農人凶歉之年則賤
糶以活餓殍若水旱作沴則資爲九年之

蓄若甲兵或動則餽爲三軍之糧上以均
天時之豐凶下以權地財之盈縮則雖九
年之水七年之旱不能害其人危其國矣
至若禳禱之術凶荒之政歷代之法臣粗
聞之則有雩天地以牲牢祭山川以圭璧
祈土龍於玄寺舞羣巫於靈壇徒市脩城
貶食徹樂緩刑省禮務嗇勸分殺哀多婚
施力舍禁此皆從人之望隨時之宜勤恤
下之心表恭天之罰但可以濟小災小弊
未足以救大危大荒必欲保邦邑於危安
人心於困則在乎儲蓄充其腹思信結其
心而已蓋義農唐虞禹湯文武皆由此塗
而王也

白氏長慶集卷之六十三

勸農桑議賦稅復

問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餒者一婦不蚕

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則人之性命係焉國

之貧富屬焉方今人多游心地有遺力守

本業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蕩而忘歸夫

然豈懲戒游墮之法失其道耶將敦勸農

桑之教不得其本耶臣伏見今之人捨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

而愛末蓋去無利而就有利也夫人之蚩

雖白刃冒焉故農桑苟有利也雖曰禁之
人亦歸矣而况於勸之乎游墮苟無利也
雖日勸之亦不為矣而况於禁之乎當今
游墮者逸而利農桑者勞而傷所以傷者

由天下錢刀重而穀帛輕也所以輕者由賦斂失其本也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桑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貴之以錢上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若此為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火旋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大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笞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汗萊室如懸磬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常反覆思之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糶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糶甚賤錢甚重

則傷農上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下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求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已後其弊或甚於今日矣非所謂平均調節之道也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為租庸以石斗登降為差以匹夫多少為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士之利載興易貨弊之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利興則趨末者迴心游手於道途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跡於軍籍釋流者可返躬於東作欲其浮墮其可得乎如以陛下念稼穡之艱難則薄斂而人足食矣念紡績之勤苦則省用而人豐財矣念異貨之敗度則

寡欲而人著誠矣念竒器之蕩心則正德而人歸厚矣其興利除害也如彼又修己化人也如此是必應之如響答順之如風行斯所謂下令於流水之源繫人於包桑之本者矣欲其浮墮其可得乎
二十平百貨之價 陳歛散之法

請禁銷錢為器

問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估日輕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價日賤是以射時利者賤收而日富勤力穡者輕用而日貧夫然豈殖貨歛散之節失其宜耶將帛布輕重之權不得其要也

臣聞穀帛者生於農也器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於商也錢刀者操於君也君操其一以節其三上者鈞非錢不可也夫錢刀重則穀帛輕穀帛輕則農桑困故散

錢以歛之則下無棄穀遺帛矣穀帛貴則財物賤財物賤則工商勞故散穀以收之則下無廢財棄物也歛散得其節輕重便於時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雖有聖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方今關輔之間仍歲大稔此成國家散錢歛穀防儉備凶之時也時不可失伏惟陛下惜之臣又見今人之弊者由銅利貴於錢刀也何者夫官家採銅鑄錢成一錢破數錢之費也私家銷錢為器破一錢成數錢之利也鑄者有程銷者無限雖官家之歲鑄豈減勝私家之曰銷乎此所以天下之錢日減而日重矣今國家行披銅之律執鑄器之禁使器無用銅上無利也則錢不後銷矣止實當今權節重輕之要也
二十一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

問近古已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今欲轉勞為逸用富易貧究困之由矯其失於既往求安之術致其利於將來審而行之以康天下

臣聞近古已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臣雖狂瞽然粗知之臣竊觀前代人庶之

貧困者由官吏之縱欲也何則官吏之縱欲者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何則天下之人億兆也君者一而已矣以億兆之人奉其一

君則君之居處雖極土木之功殫金玉之飾君之衣食雖窮海陸之味盡文采之華君之耳目雖愒鄭衛之音厭燕趙之色君合擾於人傷於物何者以至多奉至少故

也然則一縱一放而弊及於人者又何哉蓋以君之命行於左右上領於方鎮上

吏布于州牧上達于縣宰上領於方鎮上吏一傳於村胥然後至於人焉自君至人等級若是所求既眾所費滋多則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矣所謂上開一源下

生百端者也豈直若此而哉已蓋亦君好則臣為上行則下效故上苟好奢則天下

貪冒之吏將肆心焉上苟好利則天下聚斂之臣將實力焉雷動風行日引月長上益其後下成其私其費盡出於人上實何堪其弊此又為害十倍於前也夫如是則

君人躁靜為一人勞逸之本君之奢儉為富人富貧之源故一節其情而下有以獲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言則天下之心同其喜一違善道則天下之心

共其憂蓋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靜奢儉而已是以聖王之脩身化下也宮室有制服食有度聲色有節畋遊有時不徇己情不窮己欲不殫人力不耗人財夫然故誠發乎心德形乎身政加乎人化達乎天下以此禁吏則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以此牧人則貧困之人不得不安矣困之由安之術以臣所見其在茲乎

二十二不奪人利

議鹽鐵與權

問鹽鐵之謀權酤及雜稅之法山海之利關市之征皆可以助佐征徭又慮其侵削黎庶捨之則乏用於軍國取之則奪利於生人取捨之間孰為可者臣聞君之所以為國者人也人之所以為

命者衣食也衣食之所從出者農桑也苟不本於農桑而興利者雖聖人不能也苟

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既不自地出又非從天來必是巧取於人曲或其利也

則日引而月長人則日削而月朘至使人窮王澤竭故臣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也

所以王者不殖貸利不言有無耗羨之財不入於府庫析毫之計不行於朝廷者慮

其利穴開而罪梯然則聖人非不好利也利在於開而罪梯然則聖人非不好利

天下節欲於中人斯利矣省用於外人斯富矣故唐堯夏禹漢文之代雖薄農桑之

稅除關市之征業山海之饒散鹽鐵之利亦國足而人富安矣何則節而用省也

秦皇漢武隋煬之法雖入太半之賦徵逆折之租建推酤之法出舟車之筭亦國乏

用而人貪弊矣何則欲不節而用不省也
善所謂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
卮夫利散於下則人逸而富利壅於上則
人勞而貧故下勞則上無以自安人富則
君孰與不足禮記曰人以君為心君以人
為體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由此而言
未也體勞而心逸者也未有子富而父貧
者也臣又聞地之生財多少有限人之食
利寡寡有常若盈於上則耗於下利於彼
則害於此而王者四海一家兆人一統國
無異改家無異風若奪其利則害生害不
加於人欲何加乎若除其害則利生利不
歸於人欲何歸乎故奪之也如皮盡於毛
下本或不與存之同也囊漏於貯中利將
焉往與敘利害斷可知焉是以善為國者
不求非農桑之產不重非衣食之貨不用

計數之吏不畜聚斂之臣臣聞擢筦之謀
則思侵剝于下見羨餘之利則念誅求於
人然後德澤流而詞詠作矣故曰利一
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強利出三孔者弱此
明君立國子人者貴本業而賤末利也
論鹽商之

幸

臣伏以國家鹽之法久矣鹽之利厚矣蓋
法又則弊起也則法隳利厚則奸生也
上則利薄臣以為隳薄之由也乎院場太
多吏職太衆故也何者今之主者歲考其
課利之多少而殿最焉賞罰焉院場既多
則各慮其商旅之不成也故羨其鹽而多
與焉吏職既衆則各懼其課利之不優也
故慢其貨而苟得焉蓋羨則幸生而無厭
之商趨矣貨慢則濫作而無用之物入矣

商趨矣貨慢則濫作而無用之物入矣

所以盜愈費而官愈耗貨愈虛而商愈饒
法雖行而奸緣課雖存而利失今若減其
吏職省其院場審貨帛之精粗謹盜量之
出入使月有常利歲有常程自然盜不誘
商則出無羨盜矣吏不爭課則入無濫貨
矣盜不濫出貨不濫入則法自張而利復
興矣利害之効豈不然乎臣又見自關以
東上農大賈易其資產入為鹽商率皆多
藏私財別營稱販少出官利唯求隸名居
無征徭行無權稅身則庇於鹽籍利盡入
於私室此乃下有耗於農商上無益於
擢明矣蓋山海之饒鹽鐵之利上歸於人
政之上也利歸於國政之次也若上既不
歸於人次又不歸於國使幸人姦黨得以
自資此乃政之疵國之蠹也今若剗革弊
法沙汰奸商使下無僥倖之人上得折毫
之計斯又去弊興利之一端也唯陛下詳

二十四議罷漕運可否

問秦居上腴利號近蜀然都畿所理征賦
不充故歲漕山東穀四百萬斛用給京師
其間水旱不時賑貸貧乏今議者罷運穀
而收脚價糴戶粟而折稅錢但未知利於
彼乎而害於此乎

臣問議者將欲罷漕運於江淮請和糴於
關輔以省其費以便於人臣愚以為救一
時之弊則可也若以為長久之法則不知
其可也亦可者方今自淮以南逾年旱歉自
洛而西仍歲豐稔彼人困於艱食此穀賤
於傷農困則難於發租賤則易於乞糴斯
則不便於彼而無害於此矣此臣所謂救
一時之弊則可也若舉而為法循以為常

通鑑卷之六十一

臣雖至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四方所湊也萬人所會也六軍所聚也雖利稱近蜀之饒猶未能足其用雖田有上腴之利猶不得充其費况可日削其穀月腴其食乎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焉特發中郟之廩以賑焉所以贍關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然則用捨利害可明徵矣夫賈歛糴之資省漕運之費非無利也蓋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害輓江佳之租贍關輔之食非無害也蓋害小而利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利大凡事之大害者不能無小利也事之大利者不能無小害也蓋恤小害則大害不去愛小利則大利不成也古之明王所以能興利除害者非他蓋棄小而取大耳今若恤汎舟之役忘移穀之用是知小計而不知大會矣此臣所謂若以為長久之法則不知其可也

二十五立制度 節財用均貧富 禁兼并止盜賊起廉讓

問天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無窮也有限奉無窮則必地財耗於僭奢人力屈於嗜欲故不足者為奸為盜有餘者為驕為濫今欲使食力者相安財欲相稱貴賤別而禮讓作貧富均而廉耻分作為何方可至於此

臣聞天有時地有利人有利聖之欲能與天下共者仁也聖也仁聖之不在乎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所以均地財中立人極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之下生萬物也長之以風雨成之以寒燠聖人之牧萬人也活之以衣食濟之以器用若風雨淫寒燠

其則反傷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奢器用費則反傷乎人之生焉故作四時八節所以時寒燠節風雨不使之過差為沴也聖人制五等十倫所以倫衣食等器用不使之踰越為害也此所謂法天而立極者也然則地之生財有常力人之用財有常數若羨於上則耗於下也有餘於此則不足於彼也是以地力人財皆待制度而均也尊卑貴賤皆待制度而別也大凡爵祿之外其田宅棟宇車馬僕御器服飲食之制暨乎賓婚祠葬之度自上而下皆有數焉若不節之以數用之以倫則必地力屈於僭奢人財消於嗜欲而貧困凍餒奸邪盜賊盡生於此矣聖王知其然故天下則示之以儉天下儉則示之以禮俾平貴賤區別貧富適宜上下無羨耗之差財力無消屈

之弊而富安温飽廉耻禮讓盡生於此矣然則制度者出於君而加於臣行於人而化於天下也是以言人者莫不唯欲是防唯度是守上也之不以固則外物攻之故度不守其度則峻宇崇臺攻之飲食不守其度則殊滋異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則奇文詭製攻之視聽不守其度則奸聲豔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則僭賞淫刑攻之翫子不守其度則妨行之貨蕩心之器攻之獻納不守其度則讒諂之貨蕩心之器攻之道術不守其度則不死之方無生之法攻之夫然則安得不內固其守甚於城池焉外防其攻甚於寇戎焉將在乎寢食起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已則其下化之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矣

以豐財用

臣聞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而人之欲無極以有時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間則必物暴殄而財乏用矣先王惡其及此故川澤有禁山野有官養之以時取之以道是以豺獾未祭置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草木未落不加斤斧漁不竭澤攻不合圍至於麋卵蜺蜉五穀百果不中殺者皆者常禁夫然則禽獸魚鼈不可勝食矣財貨器用不可勝用矣臣又觀之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古之聖王使信及豚魚仁及草木鳥獸不戕胎卵可窺鱗鳳効靈龜魚為畜者亦由此塗而致也

問自古以來君者無不思求其賢也者罔

不思効其術安在然兩不相遇其故何哉今欲求之其術安在然兩不相遇其故何哉今欲臣聞人君者無不思求其賢人臣者無不思効其用然而君求賢而不得臣効用而無由者豈不以貴賤相懸朝野相隔堂遠於千里門深於九重雖臣有懷上之誠何由上達雖君有致上之念無因下知上下茫然兩不相遇如此則豈唯賢者不用矧又用者不賢所以從古已來亂多而理少者職此之由也臣以為求賢不術辨賢有方七術者各審其族類使之推薦而已近取諸前其猶線與矢也線因針而矢待弦而發雖有線矢苟無針弦求自致焉不可得也夫以族類者蓋賢愚有貫善惡有倫若以類求必以類至此亦由水流濕火就燥若自然之理也何則夫以德義立身

者必交於德義不交於儉僻以正直克己者必用於正直不用於頽邪以貪冒為意者必狎於悖慢不狎於貞廉以悖慢肆心而不狎利性相戾而不相從此乃天地常倫人物常理必然之勢也則賢與不肖以此知之伏惟陛下欲求而致之也則思因針待弦之勢欲辨而別之也則察流濕就燥之徒得其勢必彙征而自來審其徒必羣分而自見求人之術辨人之方於是乎在此矣

二十八尊賢

請厚禮以致大賢

問國家歲貢俊造日求賢良何則所得者率尋常之才所來者非師友之佐豈時無大賢乎將求之不得其道乎

臣聞致理之先在於行道禮之本在於得賢禮之由在於審禮若禮之厚薄定於此則賢之優劣應於彼故黜位而朝西面而事則師之才至矣先之以身下之以色則友之才至矣展皮弊之禮盡揖讓之儀則大臣之才至矣南面而坐使者先焉則左右之才至矣憑几據杖以令召焉則廝役之才至矣是以得師者帝得友者王得大臣者霸得左右者弱得廝役者亂然則求師而得友求友而得臣者有矣未有求成王圖王而成霸王而得師者也夫夫吾之賢為不可召之臣桓公所以霸齊也孔明之才為非屈致之士劉氏所以圖蜀也夫欲霸一國圖一方猶審與禮行其道焉况開帝

王之業垂無疆之休苟無尊賢之風師友
之佐則安能弘其理恢其化乎國家有天
下二百年政無不施德無不備唯尊賢之
禮未與三代同風陛下誠能行之則盡美
盡善之事畢矣

二十九請行賞罰以勸舉賢

問頃者累下詔旨令舉所知獻其狀莫匪
賢能授以官罕聞政績將人不易知耶將
容易其舉耶
臣伏見頃者德宗皇帝頒下詔旨令舉所
知自是內外百寮歲有聞薦有司各詳其
狀咸命以官語其數誠得多士之名考其
才或非盡善之實何則得由賢舉擇慎審
慎審由賞罰必行自十年以來未聞有司
以得所舉賞一人以失所舉罪一人則內
外之薦恐未專精出處之賢或有違濫所

所以令陛下尚有未得賢之歎也伏惟申
命所舉深詔有司量其短長之材授以小
大之職然後明察臧否精考殿最得人者
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上
下精詳遠近懲勸謹關梁以相保責轅輪
以相求俾夫草靡風行達于天下上上之
耳盡為陛下聽天下之目盡為陛下視明
其視則舉不失德廣其聽則野無遺賢而
後官得其才事得其序如此則陛下但凝
神端拱而天下理矣

三十審官 量才授職則政成事

問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將
欲正之其失安在
臣聞夫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
成者由官與才不相得也且官有小大繁

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任則政
立枉其能則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
人使乎各司其局也辨衆才而後入仕使
乎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才雖半可
得而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大授小委其不
可而望其可強其不能而責其能如此則
官雖能才雖倍無益於理矣故曰任小能
於大事者猶狸搏虎而刀伐木也屈長才
於短用者猶驥捕鼠而斧剪毛也所不相
及豈不宜哉王者誠能量衆才之短長審
庶官之小大俾操鑿柄者無圓方之謬備
輪轅者適曲直之宜自無人盡其能職修
其要彛倫日叙庶績日凝又何患乎事不
舉而政未成哉

三十一大官乏人 由不慎選小
官也

問國家台衮之材基省之器胡然近日
乏其人將欲救之其故安在
臣伏見國家公卿將相之具選於丞郎給
舍丞郎給舍之材選於御史遺補郎官御
史遺補郎官之器選於秘書校正畿赤簿
尉雖未盡是十常六七焉然則畿赤之吏
不獨以府縣之用取之其所責望者乃丞
校勘之卿之濫觴也則選用之際宜得其
輪公卿之近曰秘書校正或以門地授畿
臣竊見近曰秘書校正或以門地授畿赤
簿尉唯以資序求朱高較其器能不知
其才行至使頃年已來基官空不知
省郎闕不知所求豈直乏賢誠亦廢事且
以資序得者僅能參於簿領以門地進者
或未任於鈔黃臣恐台衮之才基省之具
十年已後稍乏其人又頃者有司懲趨競

之流塞傲倖之路俾進士非科第者不授
校正七七欠資考者不署畿官立而為文
權以救弊蓋以一時之制非可久之術今
者有司難於掄材易於注擬因循勿改守
以為常至使兩畿之中數縣之外雖資序
皆當其任而各實莫得而聞故每臺省缺
員曾莫擬議則守文之弊一至於斯伏願
思以會後艱革其前失廣丞郎推輪之本疏
公卿濫觴之源如此則良能之才必足用
矣要劇之職不乏人矣

問先王建官升降有制迂次有常此經又
之道也或云賞善罰惡者不踰時月又曰
為官吏者可長子孫豈今古之制殊乎不
然何遲速之異如此也今欲速遷而勸善
恐誘躁求之心將令久次而望功慮興滯

用之勤疾徐制可以為中
臣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而有成舜
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雖聖賢為
政未及三年不能成也雖善惡難知不過
九載必自著也由此而論為官吏者不可
速遷也不可久次也若未三年而遷則政
未立績未成且躁求之心生而馴致之化
廢矣若過九載而不轉則明不陟幽不黜
而勸善之法缺懲惡之典隳矣夫凡內外
之官其畧如此然則最與天子共理者莫
先於二千石乎臣竊見近來諸州刺史有
未兩考而遷者豈為善或政之速也於聖
賢耶將有司考察之不精耶不然何遷之
遽也又有踰一紀而不轉者善惡未著莫
得而知耶將有司遺忘而不舉耶不然何
轉之遲也臣伏見順宗皇帝詔曰凡內外

之職四考通遷斯貴革今之弊行古之道也然臣猶以為吏能有聞者既以四考遷之政術無取者亦宜四考黜之將欲循其名辨其實則在陛下獎糾察之吏督考課之官使別其否臧明知白黑仍命曰雖父次者不得逾於四載雖速遷者亦待及於三年此先王較能之大方致理之要道也伏惟陛下試垂意而察焉

三十三革吏部之弊

問吏部之弊為日久矣今吏多於員其故何因官不得人其由何在奸偽日起其計何生馳騖日滋其風何自欲使與身而相得名與實而相符趨競巧濫之弊銷公平政理之道長妍蚩者不能欺於藻鏡錙銖者不敢詐於銓衡豈無良謀以救其弊臣伏見吏部之弊為日久矣時皆共病不

知其然臣請備而言之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於官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倍於古吏倍於官人色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筮仕者眾冒資蔭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員不充吏是以爭求日至奸濫日生斯乃為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察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也今則內外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而領既少則之官一命已上歲羨千數悉委吏曹也案資署官猶懼不給則何暇考察名實區別不臧者乎至使近代以來濶而或弊真偽爭進共徵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以成奸此又為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

師長者各選其人分署其吏則庶乎言得
其才矣便諸色入仕者量省其數或問以
年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
政理之道所由長也士下乏官則趨競巧
濫之弊所由消也矧又減銓衡之偏重則
力不撓而易平矣分藻鏡之獨鑒則照不
疲而易明矣與夫千品析於一面百職折
於一心切糶萬也得夫相懸豈不遠矣臣
以爲芟煩剗弊莫尚於斯

三十四牧宰考課

議殿最未精

又政不由己

問今者勤恤黎元之隱精求牧宰之材亦
既得人使之爲政何則撫字方之尚未副
我精求之旨疲困之俗尚未知我勤恤之
心豈才未稱官將人不求理備陳其故以
革其非

臣聞王者之設庶官無非共理者也然則
庶官之理同歸而牧宰之用爲急蓋以邦
之賦役由之而後均王之風教由之而後
行人之性命係焉國之安危屬焉故與夫
庶官之寄輕重不可齊致也臣伏見陛下
勤恤黎元之心至矣慎擇牧宰之旨深矣
然而黎元之理尚未副陛下勤恤之心牧
宰之政尚未稱陛下慎擇之旨非人不求
理非才不稱官以臣所窺粗知其由矣臣
聞賢者爲善不待勸矣何哉性不忍爲惡
耳愚者爲不善雖勸而不遷也何哉性不
能爲善耳賢愚之間謂之中人上上之心
可上可下勸之則遷於善捨之則陷於惡
故曰懲勸之廢也推中而墜於小人塗
域懲勸之行也引中人而納諸君子之塗
是知勸沮之道不可一日無也况天下牧

宰中人者多去惡遷善皆得勸沮伏以方
今殿最之法甚備黜陟之令甚明然則就
備之中察之者未甚精也就明之中奉之
者未甚行也未甚精則臧否同貫未甚行
則善惡齊驅雖有和璞之真不能識也雖
有齊竽之濫何由知之如此則豈獨利淫
亦將失善善若未勸淫或未懲欲望副陛
下勤恤之心稱陛下慎擇之旨或恐難矣
臣又請以古事驗之臣聞唐虞之際也敷
求俊乂而四兇見用及三考黜陟而四罪
乃彰則知雖至明也尚或迷真偽之徒雖
至聖也不能去考察之法故其法張則變
曲爲直如蓬生於麻也其法弛則變香爲
臭使蘭化爲艾也且聖人之爲理豈盡得
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將在
夫秉其樞操其要刻邪爲正削觚爲圓能

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
改不爲惡盡之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
所致也則考課之法其可輕乎臣又見當
今牧宰之內甚有良能委之理人亦足成
政所未至者又有其由臣聞牧宰古者五
等之國也於人有父母之道焉於吏有司
臣之道焉所宜弛張舉措由其心威福賞
罰懸於手然後能鎮其俗移其風也今縣
宰之權受制於州牧七仁之政取則於使
司迭相拘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
行况又力役之限賦歛之期以用之費省
爲求不以力役之貧富爲度以上之緩急
節不以下之勞逸爲程縣畏于州上畏于
使雖有仁惠何由撫綏此由來舟楫而望
濟川絆騏驥而求致遠臣恐龔黃卓魯復
生於今日亦不能爲理矣

三十五使百職修皇綱振在乎

天百職不修萬事不舉皇施綱而不振頽
於蕩而不還者由君子謹直之道消小人
慎默之道長也臣伏見近代以來時議者
率以拱默保位者為明智以柔順安身者
為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以中立守
道者為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事
之臣自國及家寢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
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
賈悔尤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
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
也此正士直臣所以退藏而長太息也豈
斯若此而已哉蓋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
於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

反謂率職而舉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
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
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善者
勸惡者懲百職脩萬事舉不可得也然臣
以為歷代之頽俗非國朝不能革也國朝
之皇綱非陛下不能振也革振之術臣粗
知之何者夫人之蚩也唯利是務若利出
於慎默則慎默之風大起若利出於讜直
則讜直之風大行亦猶冬日之陽夏日之
陰不召物自歸之者無他溫涼之利所在
故也伏惟陛下以至公統天下以至明御
羣臣使情偽無所逃言行無所隱有若讜
直強毅舉正彈違者引而進之有若慎默
畏忌吐剛茹柔者推而遠之使此有利彼
無利安得不去彼取此乎斯所謂俾人曰
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如此則百職修萬

廣雲堂
白氏文集卷之六十三
事舉皇綱振頽俗移太平之風由斯而致
矣

白氏長慶集卷之六十三



